

shehui gongyue

社会公约

(法) 卢梭 著

莫辛幸 译



中山大学出版社

shehui gongyue

社会公约

(法) 卢梭 著

莫辛幸 译



中山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公约/ (法) 卢梭 (Rousseau, J. J.) 著; 莫辛幸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306 - 04438 - 9

I. ①社… II. ①卢… ②莫… III. ①卢梭, J. J. (1712 ~ 1778) —文集 IV. ①B565. 2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1624 号

出版人: 祁 军

策划编辑: 刘丽丽

责任编辑: 刘丽丽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赵 婷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7 印张 27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本书根据

Lowell Bair

The essential Rousseau

Penguin USA, 1983 译出

卢梭小传

让·雅克·卢梭，1712年6月28日出生在瑞士日内瓦。卢梭的父亲是以赛亚·卢梭（Isaac Rousseau），一个钟表工匠，法国胡格诺派新教徒（Huguenots）的后裔。卢梭的祖先由于法国路易十四对加尔文（Calvin）城市共和国的宗教迫害而来到日内瓦。在卢梭的母亲一系，其祖先宾那姿家族（The Bernards）属于瑞士富有的商业阶层。卢梭的祖先不仅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曾经在日内瓦赢得过“杰出市民”的称号（在3万个居民中只有1600人获得过这一称号）。卢梭家族和宾那姿家族似乎都更热衷于书本、音乐创作，甚至舞蹈，而不像普通的日内瓦人那样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

“我的出生是我的第一个不幸。”卢梭写到，他的母亲在他到来之后不久死于产后热。卢梭的父亲，一个深情但轻率的人，在一个宾那姿姨母的帮助下，亲手带大他，并且在这个男孩幼年的岁月里教他识字。从7岁起，卢梭就被允许阅读他碰到的任何书籍。有时父亲和儿子整个晚上所有的时间都呆在一起不加区分地饱读一通，包括像普鲁塔克（Plutarch）的《生命》（*Lives*）和塔西佗（Tacitus）的《历史》（*Historiae*）那样的经典著作。卢梭记得在他的童年时代，头十年是幸福和平静的。他家里有音乐，全由他的姨母们提供，她们经常唱他喜爱的赞美诗和圣歌。

以赛亚·卢梭一直是一个任性的年轻人。他在儿子10岁的时候，开始疏忽生意而到野外打猎。以赛亚·卢梭很快就深陷麻烦当中。当时一个官员控告他偷猎，他用短剑捅了那个官员一刀，因此被判刑。以赛亚·卢梭只有逃亡到邻近的瓦德州（Canton of Vand），丢下他的两个儿子让宾那姿家族的亲戚照顾。后来，他再婚了，就再也没有回过日内瓦。接下来，卢梭的哥哥，一个钟表工匠学徒，在17岁的时候翻山越岭，从此杳无音讯。卢梭当时被送到日内瓦郊外一个小山村里的一名老牧师家里上学。在那里，他接受了极其有限的教育，多数由阅读圣经、算术和训诫组成。

卢梭是一个精瘦、眼睛有神的英俊男孩。他享受他的伙伴们粗糙的游戏

但却比他们玩得更认真；他有一种宗教精神，喜欢教堂服务和讲道，甚至更喜欢独自一人在空旷的乡间到处漫游，或者攀登俯瞰村庄的沙莉夫山（Mount Saleve）。在这所简陋的乡村学校的三年里，卢梭不但吸收了宗教教条，而且养成了一些恶习。卢梭的一个老师，一个没有结婚的女人，惯于体罚他，而他在后来的回忆里强烈地批评这种体罚激起了他早熟的性冲动。在另一种场合，卢梭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被“鞭打成碎片”。那种不公正的惩罚，就像他在《爱弥尔》（*Emile*）——他关于教育的著作里所写的，强化了他对权威的仇恨，使他“更加反叛，虚伪和调皮捣蛋”。这个无父母的孩子从此偷苹果和糖果，告诉自己必须用他的狡猾来避免被抓。

卢梭 13 岁时失学了。他的监护人看到他表现得聪明伶俐，想让他当学徒，长大作一个公证人，却没有成功。卢梭最终被送到一个雕刻师家里做了五年学徒，那个雕刻师的手艺让他心动。然而，那个师傅却是一个粗野和暴力的人。年青的卢梭有着一双能使用画笔和铅笔描摹的巧手，但在他的师傅家里却忍受了许多的打骂、饥饿，以饱受精神压抑和生命被暗淡的代价学到了技术。

就像其他被虐待的、不高兴的青少年一样——而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孤儿——在他休息的星期天，卢梭的大多数时间都倾向于生活在幻想之中，经常独自一个人到处漫游。他贪婪地阅读，许多书是用 3 索斯从日内瓦市场里的一个老妇小贩那里借来的，满足了他对高度冒险、交上好运和赢得美女的幻想。一直到 16 岁，就像他在谈论自己时所说的，他永远是“麻烦的、心怀不满的而且……不快乐”。

自从学生时期起，卢梭就感觉到一种对户外活动的冲动。一个将近日落的傍晚，当卢梭正在城墙外的田野间游荡时，突然听到号角声，他竭尽全力往回跑，在到达之前，他看到那扇大城门关上了。卢梭将不得不在空旷的野外度过这一夜，隔天早上还会为此受到一顿毒打。悉听尊便吧！这一想法出现在卢梭的脑海里，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父亲已经抛弃了他，他极度憎恨他的舅舅和那个因为他喜欢阅读而打他的雕刻师，他的城市的大门已经把他关在外边。就像许多其他穷困的瑞士青年一样，他离家出走了。就这样，让·雅克·卢梭开始了不可思议的流浪。

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卢梭沿着大路一路走来，身无分文，佩戴着他的小佩剑，他为自己的自由感到自豪。越过了萨佛伊（Savoy）的边界以后，在萨丁尼亚（Sardinia）罗马天主教国王的领地里，卢梭遇到一个和蔼可亲的乡村牧师。那位牧师正等待着迷路的加尔文教义的信徒，让卢梭美美地吃了一餐，住了一宿，然后送他到爱尼斯（Annecy）镇附近的华伦夫人（Mme de Warrens）那里去。这位善良的夫人是一个改信天主教的瑞士人，似乎把为新教徒（Protestant）和其他像她一样有可能被说服而改变其宗教信仰的人提供热情帮助作为她的分内之事。华伦夫人是一个慈祥的寡妇，有30多岁。离家出走的卢梭享受着她的慈善和精美的饮食，而且被这个漂亮丰满、充满魅力的女人弄得魂不守舍，并早就准备好屈服于她的忠告。接受华伦夫人的钱上路以后，卢梭按照指示旅行到设于杜林（Turin）的圣徒精神修道院接受更进一步的宗教教育。那座昏暗的、墙壁深厚的修道院有一阵子再次唤醒了卢梭对罗马教堂的一种天生的叛逆和恐惧。这里还有其他为了面包而改变信仰的人，而且他们当中那种卑鄙下流的处世之道猛烈地冲击着卢梭。在几天之内，卢梭被训示、受洗，得到20法朗的捐助，并且被放回街上。

卢梭徒劳地寻找着与他学过的行业有关的工作。在危难之际，这个日内瓦自由共和国市民的儿子自愿降低要求接受了一份工作，成为一位上了年纪的杜林老太太的男仆。后来趁这个家庭举行葬礼的混乱之际，卢梭偷了一块布料，却被抓到，然后（像他许多年以后忏悔的一样）反指另一个仆人盗窃；他们一同被解雇了。有一位友善的乡村牧师，在《爱弥尔》一书中“萨佛伊人牧师”（the Savoyard Priest）的原型，安慰卢梭并安排他服侍另一个高尚的家庭。卢梭的聪明和博学多才受到注意，很快被晋升为一个男爵的秘书。但那时春天已经到来，漫游的欲望征服了他，卢梭和一个任性的同伴一起离开，走上了翻越阿尔卑斯山（Alps）的山路，寻找“财富盛宴，和盛情款待的年轻姑娘”。

在经过一连串的冒险和胡闹后，卢梭再次出现在华伦夫人的门口。他不可能忘记她，渴望为她服务。虽然华伦夫人的房子总是挤满了旅途中的牧师和改变宗教信仰的人，以及萨丁尼亚国王付薪水请她接待的那些人，她的宗教疑虑并不严重，她外表敬神，但也是一个谨慎的自由思想者。17岁的卢

梭作为她少数几个职员之一，被允许停留在那里一段时间。在失去了研习牧师的兴趣以后，在卢梭最热切的要求下，华伦夫人把他交由一个音乐大师指导。卢梭喜爱音乐高于一切，很快就给别人授课。

因为要到巴黎参加一些秘密的传教活动，华伦夫人要求卢梭陪同他的音乐老师去里昂（Lyon）旅行一趟。但卢梭发现那个人是一个酒鬼，就无情地把他抛弃在某个酒馆里，并且偷走了他全部珍贵的音乐书籍。卢梭继续独自旅行，带着不断增加的胆识和机智，就像骗子卡利奥斯楚（Cagliostro）一样，常常遇到可信赖的人和留宿他的人。抵达洛桑（Lausanne），卢梭居然有胆量独自开了一场音乐会。在那以后，卢梭同意做一个冒名假扮希腊大修道院院长的诈骗犯的助手，谎称为他的教堂筹集经费。在伯恩（Berne），卢梭的共犯暴露了，他侥幸逃过了追捕，并且得到一位法国外交官的保护，被送到巴黎。在巴黎，卢梭发现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留恋，结果他回到萨佛伊他敬爱的姆妈——华伦夫人那里，她原谅了他的罪孽。那时卢梭 20 多岁，华伦夫人把他当做她当时的两个情人之一——另一个是她的总管家，一个年岁较大的男人——他们组成法国人所称的三角家庭（an ménage a trios），卢梭成了她的秘书。

卢梭将他的青春漫游以极为生动的笔触描绘出来，被一大群有教养的旅行者，尤其是那些追随他的足迹的浪漫诗人所模仿。在卢梭以前的年代，几乎没有人因为热爱自然去旅行，有的只是商务性质的。年青的卢梭是那种经常在星空下的田野里睡觉的哲学家。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像我在旅途中独自跋涉时，思想得那么多，那么有存在感，从来都没有那么像我自己。……走路赋予我的理念旺盛的生命，并且使之更有活力。”

卢梭的思维不是由在学校里或者大学里所接受的理念形成的，而是由暴露在生活之中和从直接观察中形成的。同时，卢梭的智慧的成长发展因为缺乏正规的教育而有所迟缓。这是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发表的改革性教育方针的一个关键原理。他在农民的草舍或路边的客栈，甚至作为一个仆人在上流社会的家庭里学到许多有关社会的真正知识。卢梭年青时使人非常迷惑的历险在最深刻的观念上是富有成果的，因为他用“局外人”的眼光来评判这个处于没落阶段的古老朝代，并且保持着一种对这一阶段的社会价值绝不妥协的自由精神。

1738年，当卢梭25岁时，他住在华伦夫人在尚贝里（Chambery，法国西南部城镇）的庄园，在那里他开始了真正幸福的休息和连续不断的学习。在担任华伦夫人的秘书的同时，卢梭还教授音乐课和辅导学生。他把从母亲的房产里得到的小量遗产交给了华伦夫人，这同样使他有安全感。

一段时间后，卢梭温和地把自己从华伦夫人的家庭分离出来，并且搬到尚贝里城外一个美丽的村庄——莱斯·参美梯斯（Les charmettes）的一间小农舍，在那里独自生活。卢梭用很多书籍把自己包围起来，他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实验室，他全部身心都投入他迟来的教育之中。与此同时，卢梭谱写歌曲和诗歌以及一些散文，他享受了三个生命中最幸福的夏天。卢梭的现实伴侣是“圣明的柏拉图”（the divine Plato）、培根（Bacon）、哥白尼（Copernicus）、牛顿（Newton）、伽利略（Galileo）、斯宾诺莎（Spinoza）和洛克（Locke），他慢慢地精心阅读他们的书籍。

由于极不寻常的意志，那个昔日的流浪者接受教育并且洗心革面，不仅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且成为一个有强烈道德感的人。那种异端的基督精神在卢梭身上再次发扬光大。正是在那个时期，卢梭接受了“自然宗教”，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以极其感人的语言在《一个萨佛伊人牧师的信念》（*The Creed of a Savoyard Priest*）一文中把这一时期的思想活动详述出来。

那段抒情的岁月于1741年结束了，当时卢梭去担任里昂梅宝里教区高级牧师的孩子们的辅导员。一年之后，卢梭很称职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带着给在首都的显赫人物的推荐信，他再一次搬到巴黎。卢梭发明了一套新的音乐符号系统，希望借助它为自己在巴黎扎下根基，但他那套新系统在音乐界一无所获。然而，那种显而易见的和才华横溢的潜能为卢梭赢得了新的和有影响力的朋友，尤其是大公夫人杜宾女士（*grandees dams as Mme. Dupin*），一个既有财富又有智慧的女人。在她的社交圈子里，他很快便遇到那群光耀夺目的哲学家，他们之中有狄德罗（Diderot）、孔狄亚克（Condillac）、达兰贝尔（d'Alembert）、梅宝里大主教（the Abbe de Mably）和剧作家玛丽获斯（Marivaux）。虽然巴黎人似乎都很酷、很精明，但对任何一个不是蠢猪一样的人总是十分的友善好客。卢梭相貌堂堂，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并且激动起来时会以一种尖锐的和似是而非的推理能力辩论。简而言之，卢梭是一个天生的能上升到才能顶峰的人。1742年，卢梭的贵族常客之一——因为那时

受过教育的阶层实际上相当有限，而且局限于出身良好的人——为他争得一个提名，使他成为法国驻威尼斯（Venice）大使的秘书。在那里，卢梭担任一个外交官的助手超过一年，而且据说表现得很有能力。但他的上司是一个蠢货，思想独立的卢梭与上司发生争执，被解雇并且返回巴黎。那是卢梭最后一次接受高薪在别人的命令之下任职。卢梭惯于说他从来不在意金钱。后来，卢梭选择利用空余时间抄写音乐，以维持自己中等的生活水平。

那时，卢梭开始写作，也谱写音乐。狄德罗首先被卢梭的才华折服，邀请他为法国百科全书撰写一些关于音乐和政治哲学的文章，由此作为重要的开始。他还接受巴黎一个慷慨的女赞助人的赞助，在私人剧场上演过第一部小歌剧。女赞助人的情人，年轻的黎塞留公爵（Duke of Richelieu）资助卢梭重新修改拉莫（Rameau）和伏尔泰（Voltaire）的一个芭蕾舞歌剧，以便在宫廷里演出。

这个瑞士钟表匠的儿子在巴黎相当勤奋地工作，并找到一位伴侣。那是一个年轻的女仆——特丽莎·李曼舒（Therese Levasseur），她是文盲，她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和卢梭在一起。卢梭曾经说过，他找到了一个朴素的、将永远不会嘲笑他而又温顺的女人，永远羞怯的却极为体贴的情人。

在巴黎这几年，卢梭就好像一直在集中全力等待着某个重要的时机。1749年12月，第戎（Dijon）学院公布了年度竞赛论文的题目：社会文明的进步倾向于腐蚀还是提高道德标准（**Has the advancement of civilization tended to corrupt or improve morals**）？得知这一消息，卢梭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这时，狄德罗因为其“无神论”文章被关在文森尼斯监狱（Vincennes）里，而卢梭借助第戎学院发起的这一辩论，选用乍看似乎违背真理但实际上包含真理的议论来攻击这一立论。卢梭把辩论最终变成他独特的主题——在一个缺乏正义和自由的社会里，不断增加的腐败将与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并肩前进。他进一步断言原始时代的人——“高尚的原始人”（noble savages）——在远古的过去一直都是“天然的善良”和自由的，现在的社会秩序使人越来越堕落。人必须设法努力赢回他曾经享有的“天然权利”（the rights of nature）和“固有的平等”（The primordial equality）。卢梭羽翼丰满时的第一次演讲就夺了奖——它是学院派学者慢慢改变心意的一个讯号吗？在法国以及在整个有文化教养的欧洲，卢梭的理念引起了广泛的

辩论。在那里，爱思考的人们赞同他，并且被他对社会正义的人性诉求所鼓舞。

卢梭的才华和鲜明的探讨途径使他一夜成名。其后不久，卢梭发表了更猛烈的论文《论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为他赢得更广泛的声誉。在同一时期，卢梭简朴的意大利风格的歌剧——《达文乡村》（*Le Devin du Village*）在蓬巴杜国王和皇后（King and Mme, de pompadour）面前公演，并广受欢迎。而令巴黎极为震惊的是这个来自日内瓦的“野人”竟然拒绝在宫廷露面，并因此放弃皇室提供的皇家薪俸。至此，卢梭赢得了堪与伏尔泰齐名的声誉，并且被认为是“巴黎最受欢迎的人”。

此时，卢梭采纳了一种和自己的教学严格地相一致的生活方式，在宗教上不信奉国教，在日常养生之道上奉行节俭的斯巴达式生活，并且不知疲倦地支持平等主义的教条。卢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普通人，有着作为一个日内瓦公民在乡议会（town meeting）投票的权利。他继续频繁地穿梭于那些名人，包括诸多的伯爵、公爵和公爵夫人当中，同时却限定分配给他们的时间。卢梭极为激烈地批评那些法国睿智人物在上流社交场合的做作，在那样的场合他仍然是一个另类的英雄。当时有地位的女主人，蒂偏奈太太（Mme. d'epinay）或者卢森堡公爵夫人（a Duchess de Luxembourg）更是用百般殷勤和慷慨馈赠来追求这个最难以取悦的文学雄狮——他穿着异国式样的衣服，并且在夏天戴一顶皮帽。

最终，因为在巴黎总是被人群包围，卢梭想办法搬到市外的乡村，到摩伦斯山（Montmorency）去。在那里，他住在蒂偏奈太太庄园的一间农舍里——总是和特丽莎以及她的母亲在一起。卢梭拒绝地位和金钱，并且仍旧以抄写音乐来维持生活。在18世纪50年代的后期，卢梭埋头于完成他长时间准备的长篇巨制，那些著作似乎全都同时出现：长篇浪漫小说《新爱洛漪丝》（*La Nouvelle Heloise*），它的出版改变了整个欧洲文学的进程，并且促使人们脱离以前一直遵循的枯燥无趣的新古典主义。在随后的两年，他相继完成《爱弥尔》，他关于教育的捷径的观点；《社会公约》（*The Social Contract*），它预示了法国大革命以及《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卢梭生命的后期相当具有戏剧性。他这个长期生病的人，受到法国政府

和其他国家的迫害，并且被驱赶着从一个地方流放到另一个地方。卢梭最重要的书——《爱弥尔》和《社会公约》被巴黎的公共刑事科焚毁。在卢梭的原籍瑞士，那里的宗教幻想者强迫他流亡到英国，卢梭在大卫·海默（David Hume）的保护下生活了一年。卢梭忍受着身心的疼痛和不幸，到最后变得有点妄想症似的，总是和老朋友甚至新朋友们争吵斗嘴。然而卢梭有足够的勇气坚持他的立场，以卓越的辩证论文诸如《山中书简》（*Letters from the mountain*）回应他的指控者。所以，在那个世纪的人们的眼里，卢梭具有作为一个生活在风暴中英雄的特征，为阐述被定性为危险思想的伟大真理而殉道。1767年，年迈的卢梭回到法国，一直在那里生活，直到1778年逝世。卢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乡村，但有时以一个政府默许的受监督的化名停留在巴黎。虽然头脑有点不清醒，但卢梭的一些最优秀的写作都是在那里最后的日子。作为道德主义者和政治哲学家，他的著作影响着像海默（Hume）、肯特（Kant）、歌德（Goethe）、拜伦（Byron）、席勒（Schiller）以及近代的美国行为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等不同凡响的头脑，并使他们为之倾倒。保守偏见的新反对者继续在当今著书反对卢梭，但他也赢得新的拥护者，例如伟大的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等。

目 录

社会公约

前言	(3)
第一卷	(4)
第一章 这是第一部的主题	(4)
第二章 最早的社会	(5)
第三章 强者的权利	(6)
第四章 奴隶制	(7)
第五章 我们必须总是回到最早的协定	(10)
第六章 社会协定	(11)
第七章 主权国	(13)
第八章 文明国家	(14)
第九章 不动产	(15)
第二卷	(18)
第一章 主权是不可出让的	(18)
第二章 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19)
第三章 总意志是否会犯错	(20)
第四章 主权国权力的极限	(21)
第五章 生与死的权利	(24)
第六章 法律	(25)
第七章 立法者	(28)
第八章 人民	(30)
第九章 人民 (续)	(32)
第十章 人民 (续)	(34)
第十一章 不同形式的法律体系	(36)

第十二章 法律的分类	(37)
第三卷	(39)
第一章 政府总论	(39)
第二章 各种政府形式的构成原理	(43)
第三章 政府的分类	(45)
第四章 民主宪政	(46)
第五章 贵族宪政	(47)
第六章 君主宪政	(49)
第七章 混合政府	(53)
第八章 并非所有形式的政府都适合所有的国家	(54)
第九章 一个好政府的标志	(58)
第十章 政府的滥权和它的退化倾向	(59)
第十一章 政治实体的死亡	(60)
第十二章 主权国如何维护其权威	(61)
第十三章 主权国如何维护其权威 (续)	(62)
第十四章 主权国如何维护其权威 (续)	(63)
第十五章 代理人或者代表	(64)
第十六章 政府的设立不是一个合约	(67)
第十七章 政府的设立	(68)
第十八章 防止篡夺政府的方法	(69)
第四卷	(71)
第一章 总意志是不可毁灭的	(71)
第二章 投票	(72)
第三章 选举	(74)
第四章 罗马人的公共集会	(76)
第五章 罗马护民官	(83)
第六章 独裁政府	(85)
第七章 审查制度	(87)
第八章 民间宗教	(89)
第九章 总结	(96)

论不平等的起源

献辞——致日内瓦共和国	(107)
序言	(115)
关于第戎学院提出的问题：什么是人们当中的不平等的起源，它是 自然定律允许的吗？	(120)
第一卷	(123)
第二卷	(146)

论艺术和科学

序言	(173)
第一卷	(175)
第二卷	(183)

爱弥尔（节选）

一位萨佛伊人牧师的信念	(197)
-------------------	-------



社会公约

当人们自由地追求真理的时候，就能找到真理。

—— 富兰克林·D. 罗斯福《在坦贝尔大学的演讲》

